

拥抱时代 谱写华章

双塔

近年来,山西作家感知时代脉搏,描绘万千气象,革命叙事聚焦寻常百姓,宏大命题落脚到个体日常,赓续传统注重新媒介传播,科学幻想立足现实根基……以多元视角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七一”将至,

本版聚焦新时代红色题材作品的人物塑造、红色经典的当代解读,以及工业、科幻文学作品的温度,邀请本省作家、评论家分享创作感悟和文学观照,展现他们如何以文学之笔答好时代之问。——编者

高擎信仰之炬 书写工业之歌

林小静

没有温度的机器,触摸到一位劳动者身上滚烫的人性。这种滚烫,带着金属与金属碰撞的声音,直抵读者的内心。

我走上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与平时喜欢阅读这方面的作品有关系外,还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年前,我前往大秦铁路采访,在茫茫雪山深处的桑干河畔,遇到数十名常年与钢轨相伴的养路工,他们几乎都不善于言谈,常年大山生活和杳无人烟的环境,让他们渐渐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但他们所养护的铁道线,始终保持优良,保证着国家能源运输的畅通。我被这群养路工深深感动,回来后创作了《静静的桑干河》。2019年,由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在第二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工业文学的创作有了清晰的认识,那就是在书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时,一定要避免重成就、轻人物的现象,要让普通劳动者栩栩如生的身影与忠诚炙热的初心,成为工业发展成就中最动人、最闪亮的一抹光。之后,我在创作《深潜六十载 为国铸一器》和《钢铁重器》中,也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两部作品中,心怀工业报国、为国争光强烈愿望的赵廷玺、王国钧、支秉渊等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们将各自的命运,融入国家的发展之中。

择一事,终一生,是我笔下那些劳动者们毕生的追求。他们可以为了产品的研发而殚精竭虑,可以为了摆脱“洋拐棍”而呕心沥血,可以为了中国制造而燃尽生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信仰。

这也让我进一步明白,要讲好工业故事,除了真实记录、讴歌成就与劳动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之外,还要让作品传递出一种信仰。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写作者的责任。

工业文学贵在真实,而真实的前提需要深入采访。为此,我在铁道旁与那些朴实的铁路工人一次次促膝而谈,如实记录所见所闻,并查阅与大秦铁路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政治、经济等,了解这条铁路诞生之初中华大地对能源的疾声,了解国家对这条铁路寄予的期望,了解铁路工人顶风冒雪开赴深山峡谷的壮志,了解每一次试验成功背后的泪水,了解他们以身许国的抉择。最终,将大秦铁路坎坷发展与瞩目成就背后那群勇担使命与自强不息的铁路工人的故事呈现给读者,传递出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心中的朴素信仰。

新时代呼唤更多的优秀作品,工业领域的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书写。我也将继续努力,用手中之笔书写工业之歌、信仰之炬。

大秦铁路(AI生成)

以科幻文学为切口探讨时代书写,于青年创作者而言,是一次回望创作初心、明晰文学使命的珍贵契机。科幻是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文学体裁,在大国科技蓬勃发展的当下,身为扎根山西的青年科幻作家,太行厚重的工业底蕴、三晋绵延的人文根脉,筑成了我大多数幻想故事的精神底色,也让我愈发笃定:新时代科幻创作,当扎根本土文脉、立足科技现实、坚守人文内核,以幻想之笔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直面科技现实、思辨技术伦理,是科幻回应时代命题的核心路径。如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不断推进,既带来发展红利,也催生新的伦理与社会议题,这正是我在创作中需要捕捉与思考的时代素材。

我的第一篇获奖作品《荣格之茧》以虚拟现实技术高度发达的“梦境纪元”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心理功能补丁”广泛应用的未来社会。创作的起点之一,是对当下流行文化中MBTI(一种人格类型评估工具)热潮的观察与思考。如今,许多人乐于通过人格测试来了解自己、寻找同类,这本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与群体联结方式。但当这样的人格标签被反复使用,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些标签所定义、所局限。我在小说中将这种日常感受放大到一个社会尺度:当科技的发展让“按照人格类型匹配岗位”成为可能,当“补丁”能够让个体更容易适应社会分工,我们该如何在追求整体效率的同时,为每个人留下自我探索 and 自由成长的空间?

坚定文化自信,为新时代科幻创作注入中国美学精神,是讲好中国科幻故事的根基。在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我将目光投向中国古典园林与数字修复技术的交会,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幻叙事中的当代表达。中国古典园林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追求“壶中天地”的意境——将山川湖海的浩瀚收束于一园之内,恰如宇宙观照下的一座“园境即是心境,园景即是心景”的数字园林。科技扮演了一个温暖而谦逊的角色:它虽然无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却让女儿得以走进父亲正在消逝的精神世界,在“断井颓垣”中辨认出爱的痕迹。

作为青年创作者,我始终坚持科幻创作兼具科学普及与价值引领的双重使命,让幻想承载新时代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在科学童话《喵汪特工队》中,我尝试将这一理念落地:来自“喵汪星”的特工以猫咪形态潜伏在地球,评估人类物种的发展前景。在我看来,科幻作品的科普使命无需通过艰涩术语来完成。用幻想包裹科学,用情感承载思辨,让少年读者在欢笑与感动中建立起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与责任感,同样是科幻写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新时代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创作沃土。航天工程、清洁能源、数字乡村、人工智能等大国发展图景,都是我们书写未来的鲜活素材。作为青年写作者,我将持续立足太行大地,仰望浩瀚星海,平衡科学理性与人文温度,在作品中直面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现实,书写有本土底色、有人文温度、有时代力量的科幻故事。

科技进步托举缤纷想象

木羽

红色经典之美

刘照华

分量,是当下文学应重新审视并深深致敬的。

我为文本细读确定了两个基点。一是要得其神采,识其真味,参悟文本所见,乃至勘破文本所隐含的表达,显现思想、艺术、审美价值;二是要上下求索,富有创见,体现学术价值。取法于此,我有了乐于同读者分享发现的发现。

这次细读《红岩》,我聚焦了江姐、成岗与甫志高灵魂对决所投射的时代之问,从而对紧张激烈的斗争情节和慷慨不屈的革命者形象有了更深的把握,而作品中的许云峰形象,成为我文本细读的高潮所在,因为他超乎寻常的勇毅、智慧和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既真切,又超拔,颠覆着一切残酷和沉闷,极具震撼力地成就了《红岩》世界“信仰之美”的极致。这个信仰的世界是崇高的,也是实在的,而这部分文本的深沉意蕴,却往往在注重故事性的影视作品难以充分传达的。我将笔触伸向故事深处的艺术灵魂——它是如何让那精神隆起的世界,美得如此惊艳!

《红日》中通过对众多人物形象、战斗内外细节的描写,高度艺术化地聚焦了全息的军旅生活,特别是聚焦了人民军队灵魂的高级层面,渗透着日出东方的雄壮美学。

《红旗谱》里自然闪现于时代洪流、命运沉浮间的生活之趣、田园之乐、人性之光,将乡土之美、生命之美表达得深厚而高亢。

这次品鉴《创业史》,我对小说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运动的心理进程层层解析,并对梁生宝、徐改霞之间充满曲折和矛盾的爱情作了特别关注,我以文本细读发见着作家柳青渗透于文字之下的深意:作为社会形态和观念大变革背景下时代新人的徐改霞,她的痛苦抉择是必然的,因为女性正迎来了新的前程,她们生命价值意识的觉醒,也在宣告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这个形象无疑具有不逊于梁生宝的特殊审美价值。

在对《三里湾》的解析过程中,不仅向赵树理先生“山药蛋派”风格和高超的叙事艺术致敬,更特别强调了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内质,相应地,从文本间追索着他的诗意情怀和充满理想激情的浪漫格调,由此读出了赵树理另一重人格之美。

关于《吕梁英雄传》,我把视线更进一步地投向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背后,探索到了这部小说作为一本“大书”的密码,即经由战争透视、反思农民精神世界,并生动表达民族心理中深层的、顽强生长的“土地”“家园”意志——“人与土地都在战斗”。

这样的经典不仅独具审美特质,而且将时代之问、生命交响的张力传递给当下的我们。它们正是这样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美的存在。



作者介绍:刘照华,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近年主要创作文学评论、散文、报告文学等。现任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太原文学院院长、《都市》杂志主编。《红色经典的时代之问——对13部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类。

在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选中,我的作品《红色经典的时代之问——对13部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获文学评论类一等奖。我感到荣幸,特别是为解读、鉴赏这些红色文学经典的文字受到重视而备受鼓舞。创造这些经典的老一辈作家,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太值得咀嚼与回味。从生命对物质的获取、依赖程度而言,他们所见证的是相对古朴的时代,但其关联的精神空间是可供生命日行千里甚至一飞冲天的。

我这本书的题目,将“红色经典”与“时代之问”形成了一种属性连接,强调的是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时代之问”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灵魂性的意义空间。如果我们深读、细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带给人灵魂震撼的深刻体验,原因就在于这些经典作品中切中了它们所在当下的时代之问,与历史脉搏、时代洪流同频共振,并以此叩问生活、叩问生命、叩问灵魂、叩问人性,叩问人世间的真假美丑善恶,从而具有了超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而当我们怀着现今的时代之问、命运之思去阅读并观照这些经典作品所蕴含的时代之问的时候,毫无疑问会产生强烈的对照与碰撞,从而进入一种高级的阅读状态,甚至可以唤醒一种潜在的、指向崇高的人格,为我们注入充沛的生命能量。

我想让这些红色文学经典重新被读者发现。因为它们都是美的,而且美得朴实、深邃、大气磅礴,只不过它们曾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简单化“认定”,而更多美的特质长期被遮蔽;或者,时过境迁,人们安于物质发达、日新月异,因而无暇静下心来回望、回味它们;或者,因为它们美得含蓄或浑然,已与“快餐文化”一代多有隔膜;更何况,这样的美发自气韵、底蕴,需要心有灵犀式的感应、应接,原本就考验读者的感知力和发现力。这些红色经典所含的钙质,决定了它们沉甸甸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用标签去定义文学作品。

无论是红色、绿色题材,还是先锋、玄幻类创作,所有文学归根到底书写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既然是人,就只有生活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行事的方式不同,而没有色彩、主题的区别。

不同的时代,必然铸就不同的人物品运。

人们对红色文学作品的普遍理解,往往与战争有关,与英雄有关,与赞美有关,进而就是和教育有关。

不是这样的。至少,我不是这样理解的。

我创作过多本与战争有关的书,也多次说过我的书写并不是还原战争,我的关注点是战争中的人;我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而是无名战士,是寻常百姓。

没错,这些人所处的背景是战争时期,但文章表达的内蕴,并非只是大家理解的色泽。

我之所以写下一系列被贴上“红色”标签的作品,是因为我有一个被冠以“红色老区”的家乡——武乡。拥有浩荡奔涌的浊漳河、巍峨雄壮的板山、黄金般灿灿的小米,武乡的色彩本就无比丰盈,但她身上最浓的底色,或许是当年与太行群山万千百姓并肩,以小米加步枪守卫国土,淬炼出不朽的太行精神。

作为一名武乡人,我从小就知道这片土地苦难深重。懂事以来,爷爷奶奶就坐在炕头讲述他们青春年代以血肉之身抗敌的往事。就连我的邻居、那个个头矮小沉默寡言的放羊汉,也用手中的羊鞭驱赶过日本人。

那些老人、那些青年、那些妇女、那些孩童,都过早懂得了什么叫流血、什么叫牺牲。

面对一把刀,你会怎么做?卷入一场战争,你会怎么面对?那些生活在农田里的普通人,就是突然遭遇了这一切。也因此,他们出现在我笔下,必然不会是电影电视中那样的英雄。而我,也从未想过把他们塑造成概念里的英雄。

有老兵曾愧疚地告诉我,当年村干部做工作让他参加八路军,他犹豫过,因为他怕死!他们都是农家孩子,如何不怕死?他没有时间演练,没有时间做心理准备,直接上了战场,逼着自己放下恐惧,举着一把并不锋利的刀向前冲。

那一刻,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保卫家,保卫亲人。

战场上大多数青年便是这般朴素。他们不曾立下高远志向,更无成熟的救国理想,只是在侵略与邪恶面前,唤醒了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血性。

同样,我的作品《红星杨》与《红手印》中那些孩子,也并非读者惯常概念中的小英雄,他们都是农家娃,没有机会接触“宋德儿童团”,也没有送过鸡毛信。战火袭来时,他们尚且不懂恐惧,照旧去搭喜鹊窝,逃难路上依然要伸手帮一把待产的母羊,枪炮声中还要执着守候烤炉上的一块月饼……可当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战争时,很快识别出善与恶,义无反顾站在正义的一方,哪怕流血,哪怕牺牲。

那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名青年敢于放下熟悉的锄头扛起陌生的枪炮,就是英雄;一位老人敢在带刀的敌人面前从容喝下一碗和子饭,就是英雄;一位妇女在敌人搜山时将哭闹的孩子捂在乳房下,就是英雄;一名少年敢对拿刀的敌人说声“不知道”,就是英雄。

他们并不想成为这样的英雄,种地多好啊,放牛多好啊,逗逗孙儿多好啊,在灶台上听着孩子哭哭闹闹多好啊!他们也并不知道这就是英雄行为,他们只是明白,当家园被占、当亲人被辱,不能袖手旁观。

无论是书写前还是书写中,我从来没有给笔下的主人公涂上红艳艳的色泽,我只是如实写出他们在非常时期的选择。纵使在今人眼中他们足够伟大,可有人一生都无法与自己和解:“那么多人死了,我怎么还活着?”

经常被问起,这些作品传递了什么样的教育意义?我的回答是,我创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我只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特殊年代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战士,有百姓;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的形象,没有拔高,没有神化,不是完美的符号英雄。

他们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英雄。

可是,他们就是英雄的模样。

英雄的模样

蒋殊



《红手印》《红星杨》书影